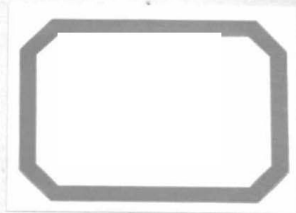


古橋鼓

吳定國 翻譯整理

一九七九年九月



献给建国三十周年

目 录

1、九十九公议亲事	-----	2
2、贯公与野降	-----	24
3、朴贯智斗石财主	-----	32
4、岩鹰与狐狸	-----	35
5、吴文彩智捉强盗	-----	38
6、郎贯	-----	42
7、汉龙	-----	48

July 1379/03

九十九公议亲事

走进鼓楼我心喜欢，你们讲理让到两边，
我不知理坐胜中间。今天不讲别的，就把我们
俩家姑娘亲的来历讲一番。

过去我们俩家同庄同姓不开亲，婚姻嫁娶
都要找那远路别姓人。那真是：三十天路程是
姑娘庄，七千里途途哥妹乡。那时生亲真不吝
力呀，担水磨破新口袋，担鱼生出蛆虫惹，担
酒过山臭猫尿，担饭过路变酒糟，穿条新裙破
裙角，绸新绑腿烂在腰肚包。那么，我们后来
怎么又同庄同姓开了亲呢？千年的大树有根莖，
千里大河有源头，要讲这个故事，还得从俄供
海讲起：

一、俄供海与婢香澳

这俄供海不住那里，就住在古卅八万一个

庄子的龙堂水井边。他生得漂亮，长得结实，到了十九二十岁的时候，就象一茬苗直的杉树一样，老人见了老人爱，姑娘见了姑娘连。就是因为近处都是同姓人，找不到一个漂亮的姑娘与他来成亲。他父亲也有十八处对岳亲，可都在那很远的地方。

有一天，他父亲把他喊到身边，伤心地对他说：“孩子啊，我们家有十八处对岳亲，合你班辈的姑娘也有^十几个，都在那很远的地方。我也老了，你的亲事你到底打算怎么办？你跟我讲之吧。”

“父亲啊，我不喜欢远路去求亲，回去往来几多不方便，我都二十岁的人了，还不晓得外婆住在那边天。”俄供将把自己的心事讲给父亲听。他父亲听了后很不高兴，又对他说：“近

处不兴结束，那有姑娘敢嫁给你。”

俄供海听了父亲的话，就说：“那你就让我出去找吧，那里喜欢我就讨那里。”

他父亲见儿子答应外出求亲，心中十分高兴。当夜叫人办了盘钱衣物，还为俄供海备了一匹日行千里夜走八百的大红马。

第二天，俄供海告别父母，骑着大红马上路了。他到底是年轻人，早起晚歇，日夜兼程，骑马走路，牵马过桥，骑马走路如飞腾，牵马过桥马不叫。不知不觉过了一个半月，来到一个名叫龙拜庄的地方。

俄供海象往常一样：没有马上进庄，先到河边饮马，然后坐在庄脚花桥上歇气。他心里想：我走了许多地方，没有一个中意的姑娘。今天我坐在花桥上，这个庄子的姑娘我好久都看见。

龙拜泥脚这花桥头有个大水井，全庄好几百十户人家都在这口井里取水。这时已是傍晚时候，在井上有一伙姑娘下到井边挑水洗菜。她们见桥上坐着一个罗汉，本想打个招呼讲几句笑话，走近一看，见那后生象刚出山的太阳一样，连看都不敢多看一眼。她们互相商量，要回去告诉伙伴婢香波，让他来和这个**腊**汉又比一比。

话说这婢香波，年纪十八岁，是庄上最漂亮的姑娘，好多罗汉来向她求婚，她都看不上。今天，她正在家里绣花。

那伙挑水回来的姑娘涌进婢香波家，把在花桥上看见漂亮**腊**汉的事告诉她。一个姑娘神秘地说：“那个**腊**汉呀，脸圆圆溜々，抬头尖溜々，白得象个蜂子惹②，我们相争看他，脚颈起一尺二才落地啊。”又一个姑娘接着说：“我们

都不敢喊他拢来喝水哩。你快去惹惹，跟他比比看。”

婢香边听伙伴们这样一讲，也真的有点坐不住了。等伙伴们走后，她对母亲说：“妈，我要去井边挑水。”她母亲说：“水我早挑过了。你^到要井边去，就把那蓝子麻舒去洗了吧。”婢香边得到母亲的允许，高兴地挑起麻蓝子，匆匆忙忙地出门来了。

婢香边来到花桥头水井边，一边舀水洗麻，一边用眼往花桥上着，果然见那~~腊~~汉象初升的太阳一样惹人喜爱。她想喊又不好喊，心里真比她手上洗的那蓝子麻还要乱。

俄伙海在桥上坐了许多，不见一个中意的姑娘，正感到失望的时候，突然见婢香边抬头看自己，那乌净的脸庞就象一朵盛开的鲜花，顿时心里感到一阵喜悦。

又过了一会，婢香边终于壮起胆子朝俄供海喊到：“桥上坐的是那个朋友？快下来喝水哟。”俄供海听那姑娘招呼自己，连忙答道：“我赶路来也口渴得很哟，要是你们肯送口水喝那好得很哩。”说着就边走下桥来。

婢香边舀起一葫芦水递给俄供海，俄供海喝下后连声道谢，两人相互对视，顿起爱慕之心。

他俩在水井边你问我答，互相通了姓名和年龄，讲了许多俏皮和客气的话，不知不觉地天也黑了下來。婢香边想留俄供海到她家去住宿，就故意问道：“你到那个熟人家去歇呀？也该去了，人家好煮晚饭。”

“从未到过，那里有熟人的。”

“那今晚你就到我家去歇吧。”婢香边开口挽留初次相识的庄路罗汉。

俄供海讲理地说：“俩我初次相会，怎好就去麻烦你家呢？”

“你不歉气就住到我家去，要是歉我家不好，就住到别家去吧。”婢香泣故作生气。

俄供海听婢香泣讲的都是真心之言，就问道：“你家住在在千里的那个地方呢？”婢香泣告诉他说：“就在在中间大坪子边。这个地方宽你我怕找不到。”

“那怎么办呢？”供海着急地问。

婢香泣挑起水桶和麻篮，只见水不停地往下滴，她顿时有了主意，对俄供海说：“这样吧，等会你就随这条水路来，那条滴得大就沿着那条走。”俄供海说：“好。我牵马就来。”说完就高兴地下河牵马去了。

婢香泣挑着水桶和麻篮一路走回家来，她

生怕水滴得不大，故意把甕子歪来歪去的，荡得桶里的水直往外洒。水荡不出来，她还用芦芦不得地舀水往麻蓝上浇，地上留下淌大一股水路，从井边一直通到婢香边家。

俄公海牵着火红马，沿着最大的那股水路来到婢香边家。

婢香边早就坐在吊楼^上等着俄公海。见他来到楼下，就赶紧跑进屋去对他母亲说：“妈，有个远路来的客人要^们来我们^讲家歇，住得住不得呀？”他妈自从听了姑娘^{在房里的}话后，婢香边又到井边去这许久才回来，如今又来了个“客”，心中早已明白几分，就故意对婢香^边说：“我们家挤得很，住不下客人，还是让他到别家去求宿去吧。”

婢香边那里肯听母亲的话，想^々后就跑出来，对俄公海高声喊：“快进屋来客人哩，我妈

讲住得下。”

俄供海听见婢香边喊他进屋，就把马牵进楼下拴好，上楼来与婢香边母亲打过招呼，婢香边打来洗脸水让他洗脸，俄供海洗完坐在楼上歇凉。

婢香边的母亲见俄供海生得漂亮，讲话又很有理，又见他和自己女儿眉来眼去，心中暗忖高兴，避下忙话不提。

婢香边有个哥子，名叫石贯松，这时天已黑尽，他刚从坡上回来。

贯松摸黑走进楼下，正好摸在俄供海拴在楼下那匹大红马身上，那马大抖一声，吓了他一大跳，忙朝楼上喊：“快点亮下来娘哩，我们楼脚底不晓得有个甚东西了哩！”他母亲听见喊声，急忙答到：“小心点急哟，我们急里来了”

客人，是他把馬拴在那里。”贾松听说是馬，就放心大胆地走上楼来。

成供海同贾松打生招呼后，俩人坐下烧烟闲谈，贾松也是好客之人，他俩说天说地，谈得十分投机。

贾松回来煮好饭后，就出来对贾松道：“你俩兄弟只管讲话，做那样菜作晚上吃呢？”贾松说：“你和妹丈不是喂得那么多鸡呀，鸭呀，鹅呀，怎不去捉来杀了待客。”

“我一个女人家怎么敢杀弄牲。婢香姐，快去楼下捉来让你哥丈帮杀。”

婢香姐听见妈丈喊她，就跑下楼去，鸡、鸭、鹅各捉了一只大的捉上楼来。她母来说：“你怎么捉这么多来？”

“你们不是叫我去捉鸡、捉鸭、捉鹅吗？”

婢香边故意大声地说。

他母亲见客人在跟前，不好退回去，就一条东了。不一会，就煮了^粥了一盆肉，全家陪着俄供海好好地吃了一顿。

晚饭过后，贾松又陪着俄供海坐了很久。贾松对俄供海说：“朋友，常言讲：老人家不乱走陡坡，老罗汉不乱走村落。你不是白来，怕是有事情吧。”俄供海听贾松问到，也不好回答如何，只是埋头烧烟，吱吾着过去。

贾松他也有十八处合班辈的姑娘，他约俄供海上庄去行歌坐月，俄供海本想不去，但又不好推辞，只好陪着贾松上庄去。

俄供海和贾松这里坐一盘，那里喝一番，也坐了十七处月堂。俄供海心里惦记着婢香边，再也没有心思坐下去了，就对贾松说：“今

天我走路辛苦了，我回家睡觉去，少陪你了。”
贾松不好勉强，只好让他回来，自己弹着琵琶
继续上庄去。

俄供海回到婢香边亭，“吱”的一声把门
打开。婢香边正在煮猪食，正好听见。

俄供海边上楼边自言自语地说：“今天走路
辛苦，明天又要早起，睡觉去咯！”

婢香边在屋里听得斟酌，就接话说：“莫忙
去睡嘛朋友哎，来坐一会烧接烟，人家讲：月
堂烧烟、有情做伴嘛。”俄供海听见婢香边挽留
自己，心中十分高兴，就走进屋里坐下。

他俩坐下闲谈，那真是：烤完炭火拨糠火，
俩人无话不谈，一直坐到深夜。后来也是说刀
刀对把，说竹子对笋巴。情深义厚，讲到约坐
揭扶的话来了。

讲到勾逃的话，婢香边又有点耐不住主意了。他对俄供海说：“我真舍不得我妈，我该去向我妈告个。”俄供海说：“那也好。”

在隔壁的房间里，俄供海听婢香边对她妈说：“妈，我真不晓得那样叫做勾逃，男女勾逃应该怎样做？”她妈说：“这么大了还不懂事，从前我跟你父亲也是勾逃而来的，那样东西是你的，你就全部装进口袋去，用根木棍把桶顶起来。”

婢香边听母亲也没有阻拦自己的意思，就和俄供海连夜煮饭，又进房把衣物收拾好，天还没亮俩人就骑在大红马上出门去了。

第二天，他哥方园找了几十里路，也得不到婢香边的下落。她母亲说：“我姑娘不晓得遭那样妖怪捉去了啰！”

俄供海和婢香边马不停蹄，日夜兼程，一

直至了一个半月，终于来到了三保古州。

俄供海的父亲见儿子平安回来，还带来了
一个非常漂亮的妻子，高兴得嘴都合不拢。当
晚全家人欢聚一堂，讲了许多亲热话。

第二天，他父亲派人杀猪宰牛，请来亲戚
朋友，热热闹闹地办了三天喜事。

结成夫妻以后，俄供海与婢香边相亲相爱，
孝敬老人，和庄上乡邻相处和睦。后来生下一
男一女两个孩子，男的叫义兰，女的叫美侧。
当真是好竹出好笋，这两个孩子生得也很漂亮
英俊，和他们父母年轻时一模一样。但是，她
们都长成了姑娘婆汉。连自己外婆家在那里都
不晓得。

二 引郎与美侧

一天，婢香边正在楼上凉白布，有个湖南

做针线生意的人叫他，他回过头来一看，原来是老三，忙把他迎进屋来。

为那样婢香边认识这逃席的老三呢。原来是这样的，过去老三到三保古州来做生意，都是在俄供海家里投宿，回去要货经过龙拜庄就到婢香边家里投宿。多次来往，你道婢香边她怎不认得。

老三到屋里坐下后，就问婢香边怎么到这里来。婢香边把自己和俄供海双双约逃的前后讲给老三听，老三听后连连称好，还要婢香边不要思念家乡。婢香边对老三说：“我出来我哥们都还不晓得呢，今后你到龙拜庄去，告诉我哥和我娘，就说我在三保古州俄供海家里。”老三满口答应。

话说这老三做完生意，又盖了许多房子，终于来到了龙拜庄。按老规矩又到贾松家里住